



又到中秋团圆时

■陈汉忠

个小院。庭院里摆一张老旧木方桌，斟上几杯自酿米酒，还有从院中橘子上摘下的黄橘。月光静静倾泻，落在屋檐上，也落在一家人含笑的眉眼之间。

年少我，总爱依偎在长辈身旁，听老人闲谈往事。起先是缠着爷爷讲吴刚伐桂的传说。随着我年岁渐长，父亲口中海界河大石桥阻击战往事，每每令我动容。那是1948年的中秋之夜，解放军某部在解放我的故乡海门县麒麟镇(今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时，为防备敌军增援，在海界河大石桥南阻击敌人。经浴血奋战，敌人未能突破我军防线。月光下听来的英雄故事让我懂得，万千家庭的团圆幸福从来不是轻易得来的。这也在心底埋下一粒种子：好男儿当志在四方，以身许国。

19岁那年，我辞别故乡，穿上军装奔赴远方。临行前的那个夜晚，月色格外澄亮。一家人围坐桌前，母亲一遍遍叮嘱我：“到了部队要勤学苦练，当个好兵。”父亲沉默寡言，只是目光里满是不舍与期许。我望着天上明月，心中既有奔赴军营的憧憬，也萦绕着对故土亲人的牵挂。

军营的中秋，和故乡小院截然不同。绕屋的桂香与亲人絮语被整齐的营房、嘹亮的军号取代，还有朝夕相伴的战友。军旅辗转，我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地域虽异，每到中秋，天上那轮圆月却是一样清辉万里。

难忘在东海前哨那座山头度过的中秋。夜幕降临，一轮圆月缓缓升起，银辉铺洒在营房的墙上，也落在官兵坚毅的脸上。部队备下朴素的中秋会餐，桌上摆着月饼和炊事班精心烹制的家常菜。没有亲人在身旁，可战友之间的袍泽情谊，胜似骨肉至亲。

晚会上，指导员给大家出了个题，让大家讲讲故乡的中秋。有战友说起月夜听爷爷讲嫦娥奔月的故事，也有战友讲与妻儿天各一方的离愁。轮到我时，我情不自禁地讲起了1948年故乡中秋之夜大石桥南的那场生死阻击战。这个故事也让战友们格外感动。

抬头仰望，月华千里。我仿佛看

见，故乡的亲人正伫立窗前，遥望明月，惦念远方的我。身在军营，才真正读懂“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沉甸甸的分量。

后来，我调入机关做宣传工作。中秋之际，我曾走进许多部队，采访过许多官兵，也深深体悟到：军人的中秋，有离愁别绪，更有使命担当；有刻骨思念，更有赤诚信仰。

有一年中秋夜，我奔赴屡建奇功的空军航空兵某部。每逢重大节日，部队照例要提高战备等级。塔台休息室内，值班飞行员军容严整。茶几上，放着两块切好的苏式月饼，算是节日里简朴的仪式。

我与众人寒暄未毕，空情骤然传来：某海域上空出现不明目标。“立即拦截！”刺耳的战斗警报顿时响彻机场。两架战鹰轰鸣点火，呼啸着拔地而起，尾焰划破夜幕，转瞬陷入深邃如墨的夜空。所有人紧盯雷达屏幕，屏息等待。

大约20分钟后，雷达上的不明目标转向脱离。威胁解除，出征的战鹰披着满身清辉，踏月凯旋，平稳降落在跑道上。

尽管这只是一次演练，但我明白，正是因为有他们守着长空，今夜月亮才格外圆，天空才分外明亮。

皓月悬于中天，清辉遍洒机场。这一夜，我沉醉在如水月色中，更沉醉于蓝天将士们御风奋飞、守护万里海疆的航迹里。

我还曾在中秋之日采访过坚守大官湖孤岛观测哨。大官湖横卧在大别山蜿蜒余脉里，孤岛浮在万顷碧水之间，远远望去，像一枚被遗落在湖面上的青螺。岛上渺无人烟，只有一座高脚屋观测哨，是为了观测轰炸机弹着点而设立的。当时哨所内没有电，夜间点的煤油灯，吃用都靠小船从外面送进来。起先岛上只有战士陈富良一个人，后来经组织批准，他的妻子也上了岛，建起了夫妻哨。孩子出生后，一家三口相守，荒岛添了人间烟火，生活却并不轻松。夫妻哨任务繁重，需要每日记录飞机投弹的落点坐标。他们白日里巡湖查哨，遇到夜训还要轮流测报。

孤岛岁月，没有繁华与热闹，只有湖水、星月，还有沉甸甸的岗位责任。尚在牙牙学语的孩子，朝夕相伴的只有岛上养的鸡鸭。

陈富良曾感慨：“忙碌紧张的训练场上，是没有中秋节的。”后来他出席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这句朴素而有力的话，被记者写入报道，传遍军营。

如今，孤岛夫妻哨早已成为往事，哨所的旧屋也已换了模样。但那湖上月色，那盏摇曳的马灯，以及那一对夫妻的身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夜月华如水，清辉遍洒人间。这一轮明月，抚慰我故园离情，也照亮我昔日戎装岁月。明月寄相思，家国两相依，这是我一生最为珍贵的念想。

站成两棵树

■李思璇

★ 相爱相守

台风过后，海风卷起浪花，轻拍海岛的礁石。刚检修完设备，空军某部雷达站技师邱辅玮直起腰，感受清晨微凉的海风。他想，此时山下中学的教室里，妻子陈珍珍应该已经翻开语文课本，带领孩子们开始晨读。

海岛上，可以看到辽阔壮丽的景色，也有挥之不去的孤独。最让人揪心的，是像前一天那样的台风来袭。

这座岛四面环海，如果台风来袭，停航、停水、停电，风从四面八方涌来。那天，全岛按预案进入防台风应急状态。狂风中，邱辅玮和两个战士把背包绳扎在腰上，三人连成一串，摸上了阵地。他们用粗钢丝绳把基座牢牢固定，又将外露的设备一件件抱进方舱。

山下中学里，陈珍珍转移完最后一批学生，风已经把树叶卷得满天飞。她顶着风跑回教学楼，检查门窗。这个台风天，两人甚至没来得及通个电话，但他们知道，自己的背后，也有对方的守望。有些话，不用说出口。

相望和相守，是他们夫妻俩在这座海岛上的生活写照。而这一切，还要从17年前说起。

2009年，还在上大学的陈珍珍，经亲戚介绍认识了邱辅玮。那时，邱辅玮已经在雷达站干了3年。他是地方特招入伍的军官，也是站里最年轻的技师。

岛上信号时好时坏，遇上台风天常常断联。那时手机功能并不多，但附带的“草稿箱”帮了他的忙。没有信号的时候，邱辅玮就把想说的话一句句存在手机草稿箱里。等信号跳回来，他便呼啦啦全发过去。陈珍珍看着屏幕上接连弹出的信息，从他真诚朴实的字句里，读出了一个守岛军人的踏实与坚韧。

2011年，陈珍珍大学毕业了。偶然间，她看到一则招聘信息：海岛上的中学正在招特岗教师。了解到学校距离雷达站只有几公里，而且岛上师资紧缺，她便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暗暗下定了决心。

“一个姑娘家，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偏要往孤岛上跑，受这个苦图什

么？”起初，亲朋好友都不支持。

“图什么？”她也问过自己，也许是邱辅玮和战友们的坚守打动了她，也许是岛上那些孩子让她难以割舍——她读了这么多年师范，总该去最需要老师的地方。陈珍珍知道，这是她内心坚定的选择。

一上岛，湿热的海风裹着细沙扑面而来。校园没有围墙，教学楼的墙皮被海风侵蚀得一块块剥落。办公室窄得转不开身，沙粒无孔不入钻进来，转眼就在桌上落了一层。艰苦的环境让不少老师望而生畏，许多人待了一两年就离开了。陈珍珍第一次站上讲台时，孩子们唸地一下站起来，用带着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喊“老师好！”他们的脸蛋被晒得黝黑，一双大眼睛却亮闪闪的。想到自己和爱人一样，正以自己的方式守着海岛，陈珍珍心底升腾起一阵自豪与温暖。

2013年，在大海的见证下，她与邱辅玮步入婚姻的殿堂。

常有人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对于邱辅玮和陈珍珍来说，虽然身处同一座岛，却如隔山海。雷达站战备任务重，邱辅玮常常一连几个月都在阵地上，与陈珍珍的日常交流只能靠简短的信息。

“相守不一定是朝夕相对，各自守好自己的岗，就是最好的陪伴。”站在山下遥望丈夫驻守的山顶阵地，陈珍珍这样解释她和丈夫的爱情。

邱辅玮嘴笨，心思却细。他将读书中看到的“金句”和自己的思考，一字一句地输入电脑，刻成光盘。等到轮休的时候，他将这些连同自己趁值班间隙捡来的漂亮贝壳，一起带回家送给陈珍珍。每次轮休，他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被褥抱到阳台晾晒——海岛上潮气重，他记着陈珍珍腰不好，受不得潮。

“结婚时想着多照顾她，到后来才发现，她照顾我，比我照顾她多得多。”邱辅玮总这么跟雷达站的战友说。

去年，邱辅玮的母亲查出癌症，当时正赶上雷达站年度装备大检修。作为站里的技术骨干，邱辅玮带着战友们逐台排查、逐项调试，吃住都在阵地上，忙得脱不开身。见此情形，陈珍珍立即扛起了家庭重担。连续几个月，她在医院、学校、家三点连轴转，陪护老人、照顾孩子、抓毕业班的教学，整个人瘦了一圈。

任务间隙，邱辅玮给妻子发了一条信息：“对不起，工作太忙了，实在离不开人。”陈珍珍只回复了一句：“我懂，山上的事要紧，家里有我呢。”邱辅玮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眼泪流了出来。

在邱辅玮心里，妻子的理解和坚强，为他支撑起了一片没有后顾之忧的天，让他能心无旁骛地扑在装备上。20年来，他从一名年轻的技师成长为站里人人服气的“技术大拿”，在上级组织的雷达装备操作比武、保障技能竞赛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受到表彰。每次捧回奖状，他都要说同一句话：“荣誉有她的一半。”

在邱辅玮看来，屏幕上的每一道扫描线，都是祖国的眼睛。使命重如泰山，须臾不可懈怠。而对于陈珍珍来说，教室里每一个孩子的眼睛，都是海岛的未来，责任同样重于千钧。

秋季开学前，陈珍珍拎着自己采购的文具和课外书，先乘车，再换乘渡船，又沿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来到了学生小符的家门前。

院子里，小符正蹲在墙角兑农药。孩子母亲从屋里出来，搓着手叹气：“陈老师，对不住，这学期娃不来了，他多摔断了腿，他得上山给果树打农药。”

陈珍珍坐下来跟她聊了一下午，告诉孩子读好书以后才有出路，更何况国家还有教育资助政策。之后的几天，她一趟又一趟地上门，直到家长红着眼松了口：“再不让娃上学，对不住陈老师这份心。”

“只有插上知识的翅膀，海岛的孩子才能真正走出孤岛。”陈珍珍在岛上一干就是15年，讲台上的坚守早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去年，她教过的学生张亚翁，从师范大学毕业，选择回到这座岛上当老师。开学那天，张亚翁走进学校，和陈老师一起站在了讲台上。还有学生参了军，分到了这座海岛，成了邱辅玮的战友。

“懂得坚守的价值，方可笑对风雨；懂得彼此的情怀，方能一直相爱。”山顶的雷达转一圈，是360度的守望；山下的铃声响一遍，是45分钟的耕耘。他守着屏幕上的光点，她守着讲台上的花开，正是这份懂得，让他们在风雨中站成了两棵并肩的树——根在地下相连，枝在风中相望。

父亲的海

■张滨

★ 家人

说起来惭愧，尽管多次随船出海执行任务，我仍旧会晕船。风浪大的时候，胃里翻江倒海。每次晕得厉害时，我都会想起父亲——在海上讨了半辈子生活的他，是不是和我一样难受？

我的家乡靠海，父亲是一名老船员。小时候我曾问父亲，跑船晕不晕。父亲在院子里整理渔网，头也不抬地回了句：“哪有人不晕船的，习惯了就好。晕的时候别躺着，要站起来，多望一望大海，慢慢就好了。”我当时不懂，只觉得父亲说得很轻松。直到自己当了兵，出了海，才明白这句话里藏了多少惊涛骇浪。

2010年，我决定参军入伍，父亲连声说：“好！好！”他平日里话不多，这3个字却说得格外响亮。入伍那天，正赶上鹅毛大雪。我在市人武部门口登车时，只见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雪花落在作训服上，转眼就化成了水珠。父亲站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我，什么也没说。

父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穿上军装。当年，他曾在公社的征兵点报过名，可没能达到当兵的条件。这件事也成了他的一个心结。他平时不提，一旦闲下来，谈到这件事，他的眼神总会慢慢暗下去，就像有东西堵在心里，不上不下。我知道，我参军入伍，也是替父亲完成心愿。这一身“浪花白”是

我的戎装，也是他的念想。

第一次获得“优秀士兵”荣誉时，我立即和父亲分享了喜悦。喜报邮寄回家后，父亲高兴地逢人便说，邻居、亲戚一个也没落下。就连一向不爱张扬的母亲，也默许了父亲的“炫耀”。休假回到家，我发现那张喜报被父亲特意密封起来，挂在家里显眼的地方。

直到现在，那张密封的喜报，仍然挂在老家的客厅里。父亲还会时不时地将它擦一擦。虽然我在部队已获得不少荣誉，但那张承载着我从军之初喜悦与记忆的喜报，在父亲眼里比什么都珍贵。

如今，父亲年近花甲，依然闲不住。前几天我打电话回家，母亲叹口气告诉我，父亲又收拾好铺盖准备出海了。我停顿了一会儿，劝说母亲：“就让他再出海再干几年吧。”母亲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叮嘱我在部队注意身体。

其实，我能理解他。前段时间，当我再次站在“走”与“留”的路口，我选择了继续服役。我把决定告诉父亲，他表示全力支持。他知道，若是退伍了，我肯定也会浑身不自在，就像鱼儿突然离开了水一样。

父亲这一生把风浪都踩在脚下，撑起了一个家，而我则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守着他熟悉的大海。我与父亲同在这片海中，各自随波涛起伏，各自在自己的阵地上坚守。那个大雪天里父亲站在车下的身影，始终是我心底安稳的坐标，不论我走多远，回头总能看见。

家庭秀

秋风穿过营区的绿树带着瓜果香甜的气息手中的苹果样子多可爱他看着我笑容里满是蜜糖

一路奔波我来到他驻守的地方远离城市的边缘也有温暖的烟火长久别离的念想都藏在相视一笑中和他共度这寻常时光就是我们的浪漫

李 硕配文

日前，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开展“文化集市”活动。图为二级上士范常杰(左)同爱人崖洋春一起挑选蔬果，共享团圆时刻。

周国斌摄

